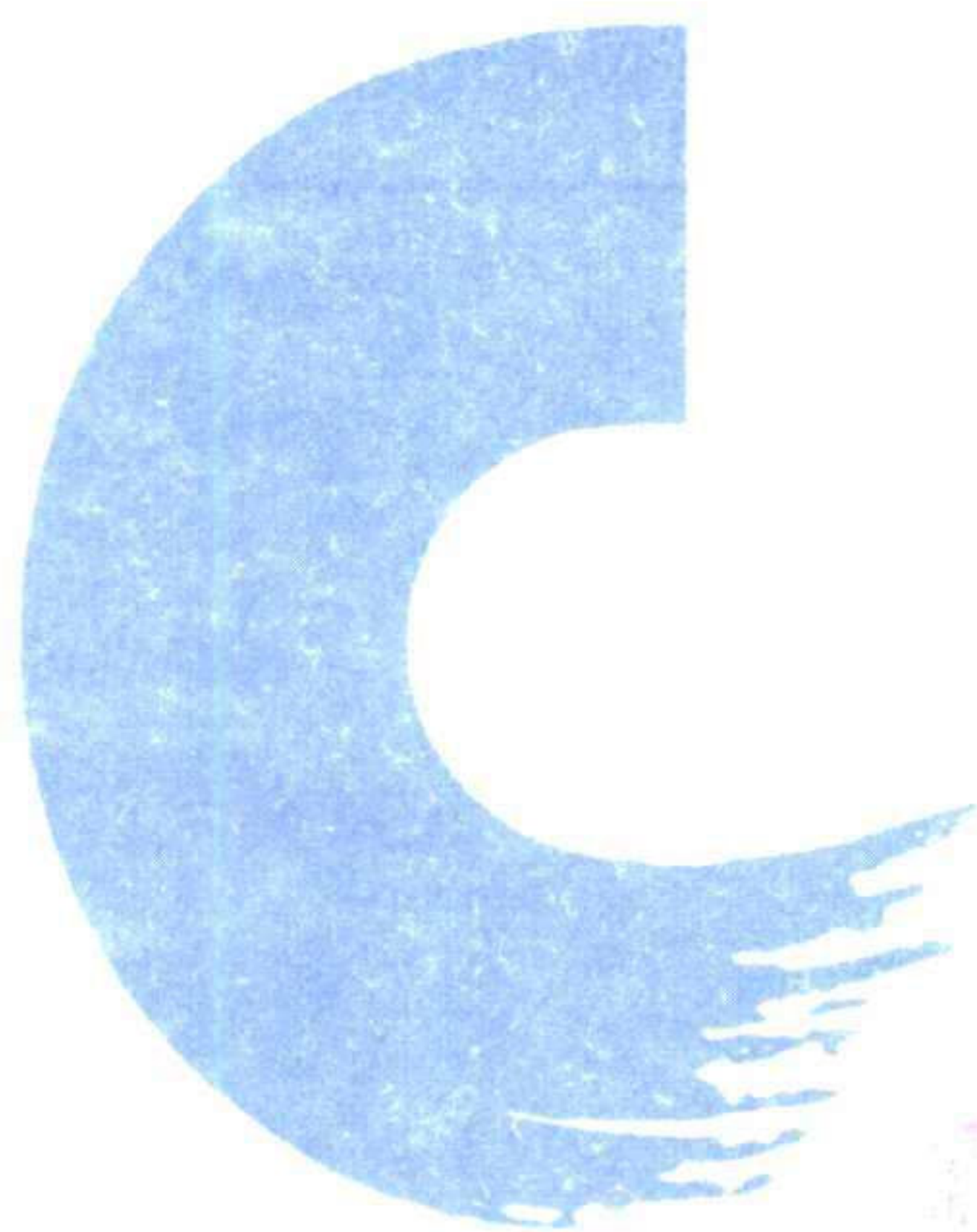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时报书系

021316

中国经济的弱势

包月阳 李海彬 / 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目 录

丑小鸭的童年——代序 / 1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的弱势

中国经济的弱势 / 7

中国人口的内在结构 / 16

我国贫富差距有多大 / 25

把社会保障问题当头等大事来抓 / 30

中国跻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还需20年 / 40

国企该不该卖 / 51

中国农村问题不容忽视 / 55

“挑战微软”暴露社会资本匮乏 / 64

中国经济的弱势

第二部分 中国的体制改革

- 中国应培育自己的中产阶级 / 72
- 制度高于技术 / 77
- 激励与约束 / 89
- 中国经济50年和中国经济学50年 / 104
- 应积极发展民间金融 / 115
- 我们需要一场教育革命 / 122
- 就业不能只顾城里人 / 134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 146
- 世贸规则与信息公开 / 167
- 应对政府机构和干部人数立法 / 175
- 修宪将给私营经济带来什么 / 178
- 修宪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 184

第三部分 中国的经济安全

- 实行储蓄实名制的潜在风险 / 190
- 匿名金钱的呼声 / 194
- 中国存在财政风险 / 199
- 目前影响财政安全的主要问题 / 203
- 中国金融改革的突破点 / 212
- 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 / 230

第四部分 中国的下一步

- 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 / 245
- 增长前景：在乐观悲观之间 / 263
- 中国经济未来20年展望 / 275
- 中国选择世界世界选择中国 / 307
- “十五”视野中的重大问题 / 327
- 如何应对世界性资产缩水与过剩危机 / 334
- 解决就业须走“第三条路” / 341
- 中国经济局势观察 / 348

丑小鸭的童年

——代序

鲁志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这本集子共收进35篇文章，绝大部分选自《中国经济时报》的《新视点》栏目，可以说是1999年《新视点》栏目的一个缩影。

《中国经济时报》是一份年轻的报纸，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1994年1月11日才正式创刊。记得，当看到套红的创刊号时，那种感觉，真像安徒生笔下那只糊涂的老母鸭，盯着刚刚破壳的丑小鸭时的莫名心情：是只鸭子，但决不是心中所想的鸭子。我想，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其他领导，大约也是怀着同样的“老母鸭”情结接受了这个现实。5年过去了，由于一群年轻人毛手毛脚的伺弄，发展中心历届领导和研究人员宽容的呵护，这只“小鸭子”蹒跚学步，啾啾作唱，竟然比同龄的“鸭子”更健壮地长大起来，显露出“天鹅”的雏形。这张报纸居然成

为今日中国最受读者喜爱，发行量增长最快的经济类报纸之一。她务实的选题，严谨的文风，醒目的标题，无华的版式得到众多读者的认同。它的一些栏目备受读者的青睐和钟情，成为剪报和文摘的重点对象。《新视点》栏目就是这些栏目中闪光的一个亮点。

《新视点》是一个以探讨中国经济和经济政策为己任的栏目，以刊登有一定深度的长篇分析文章为主。所登文章涉猎的范围也很广泛，既有大家瞩目的热点问题，也有暂时受到“冷遇”的经济问题。但无论是“冷”问题，还是“热”问题，《新视点》关注的都是中国经济不能忽视的大问题。《新视点》栏目登载的文章，对一般读者而言，大都是篇幅偏长，理论色彩偏浓，可读性有待改善的分析文章。按常规当属于“曲高和寡”、“顾影自怜”之列，但却获得读者高度的认同，拥有了可观的读者群，成为《中国经济时报》的明星栏目。

《新视点》栏目为什么受到读者的喜爱？它的魅力源自何处？我一直在猜测其中的奥秘。因为对《新视点》的再认识有助于更深入地解读今日中国的读者，有助于《中国经济时报》及其栏目更准确地定位，有助于更有效地贯彻党的宣传方针，有助于更深入地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规律。的确，《新视点》有了一般优秀栏目共同的优点：例如，它的选题总是紧扣重要的经济问题，它所选登的文章学术水平较高，它的作者大多是国内活跃的学者，不少是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等。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特殊之处，那么，勉强入围的是，《新视点》选登发展中心研

究人员的文章相对多一些，有些则是直接取自发展中心的研究报告。但这些共同的现象，与其说是《新视点》受欢迎的原因，倒不如说是《新视点》受欢迎的结果更准确些。因为，“良禽择木而栖”，哪个报刊不愿选登名家的好文章呢？在今天报刊市场剧烈的竞争压力下，又有哪个报刊对热点问题和重大问题不是趋之若鹜呢？

我想，答案应该从今日中国的读者状况，以及《新视点》自身的办刊方针和价值取向中寻找。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都进入了关键阶段，中国读者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也有了质的变化。他们早已不满足一般的介绍和报道，他们除了要知道“是什么”，还想知道“怎么办”，更想知道“为什么”；不仅想知道“今天是什么”，也想知道“明天是什么，为什么”。特别是事关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的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大事，中国的读者更是加倍的关注。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人民文化素质提高，国家科学和民主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也是改革开放20年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成果。而《中国经济时报》的《新视点》栏目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社会需求。所以，《新视点》被喜爱，准确地说，这是读者、或者说是报刊市场选择的结果。

读者选择了《新视点》，是因为《新视点》具备了这样几个特点：

《新视点》是负责的。《新视点》坚决地执行了党的宣传方针，力争每一篇文章都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改

革开放事业和社会的稳定；力争每一篇文章都是高水平，都是对国家负责，对读者负责的佳作。《新视点》是探索性的栏目，如何在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指导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真谛，始终是《新视点》追求的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坚定的信念，无私的胸怀和必需的理论修养，还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魄力。

《新视点》是超脱的。《新视点》在选择文章时，没有自己的利益，也没有自己的学“派”，追求的是国家的利益，求索的是利国的真理。因此，《新视点》能够包容不同的学术观点，吸引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能够探讨国家各个经济领域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科学的态度和民主的作风，没有敬业的精神和求实的心态是难以实现的。

《新视点》是创新的。《新视点》的“新”就是创“新”，不是鹦鹉学舌的“新”八股，也不是刻意卖弄的求“新”，更不是流行的“新”名词的堆砌。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积极推进和反映我国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观念创新。在世界迅猛变革的今天，一个栏目要做到推陈出新，不仅要有吸纳新思想的敏捷和鉴别能力，还要具备虚心学习的胸怀和气度。

《新视点》是平实的。《新视点》注重的是内涵和实效，而不刻意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注重每一篇文章的思想底蕴和信息量，而不在意文字和形式的华丽，希望能呈现一种平实的心态和风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克服各种各样的诱惑，真正做到“宁静淡泊”，甘于寂寞。

写到这里，自己也觉得好笑。因为这些特点，正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侧面，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追求的文化氛围。《新视点》无意中成为一面屏幕，映现出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投影和轮廓。换言之，在《中国经济时报》众多的栏目中，可以说，《新视点》栏目更好地贴近了发展中心的宗旨，体现了发展中心的品位和价值取向，这正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中国经济时报》的本意。

《中国经济时报》只有5岁，《新视点》栏目更显稚嫩一些。《中国经济时报》在国内的报刊队伍中充其量只是个后来者，前面的路还长。但我相信这只“小鸭子”经过进一步的磨炼，将会更健壮、更成熟，飞得更高、更远。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的弱势

中国经济的弱势

韩康（国家行政学院）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社会经济实力的增长成绩斐然。但与此同时，这种情况也常常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甚至会出现某种过分乐观的感觉。中国在世界格局里，还是处于经济弱势，并在较长时间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地位。

中国要从根本上改变历史遗留的贫困落后面貌，进入世界强国之列，非要痛下决心扎扎实实经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苦斗才行。

中国经济要坚持提高自己的开放度并希望在此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就需要经常用理智、冷静的眼光审视面对开放环境及自己的位势。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要想在这种既蕴涵商机又充满风险的双重挑战中获胜，我们所

面临的困难和变数都不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是来自对以下两个有关世界经济问题的进一步理解和重新认识。

第一个问题，世界经济格局。

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人们最喜欢议论的话题就是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多极化时代。

当前国际经济西强东弱的趋势正在进一步扩展。在以美、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强势国家中，美国实力最为强大。从1991年第二季度开始到1999年，美国经济已持续第九个年头稳定增长，打破了二战后的最高记录，至今仍未看出明显的衰退迹象。1999年，仅美国的家庭股票财产总值就超过10.77万亿美元，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70%左右。巨大的居民购买能力形成了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由此，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强势国家以实力为基础，已经表现出积极抢占国际市场垄断地位的许多明显迹象。第一，强化政府对市场管理的双重标准，鼓励大公司的跨国垄断战略。例如为了保持国内的经济活力，美国从来没有在1890年《谢尔曼法案》的严厉反垄断措施上后退一步。但为了争抢世界飞机制造业的垄断地位，美国政府却可以强制性地利用取消军用飞机订单等方式迫使麦道公司同波音公司进行合并。合并后的波音——麦道公司以其超强规模一下子占据了世界飞机制造市场的70%。这种为了国际垄断扩张而有政府行政干预背景的企业兼并、联合，已经扩展到钢铁、汽车、化工、建筑等战略部门。其二，牢牢地掌握着许多高科技产业群的主导、控制地位。下个

世纪最有希望成为新兴战略产业的四个部门——信息电子、航天、生物工程和新能源新材料，其研制和商业性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其它经济强势国家执其牛耳的。其三，经济强势国家和国家集团依托自己的实力地位，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制定最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在由经济强势国家主持的国际经贸活动中，其游戏规则实际上都暗含着三个基本原则：（1）尖端技术高度垄断，（2）高新产业有限开放，（3）优势产业充分竞争。这些貌似公允其实并不公平的国际经贸活动规则，意在最大可能性地保持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地位并抑制弱极国家的发展。

在上述情况存在之下，当然不否定东弱一极的国家有可能出现突破性的发展，从而对经济强势国家的国际垄断战略产生强大的制衡力量，甚至从根本上改变西强东弱的国际经济格局。但也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上述趋势继续强化，经济强、弱极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经济强势国家及其国家集团的国际垄断地位全面确立，新的世界市场瓜分基本完成，东弱一极的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经济依附性特征。

第二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怎样看待经济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大地加快了步伐。一切反映迟钝和不适应这种新变化的国家都势将陷于被动。然而问题还在于，全球化进程又是由两种不同机制推进的。一方面，现代国际经贸关系的扩展，确有李嘉图所阐述的关于比

较利益机制的推动，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在越来越宽广的领域里以商人的平等身份进入世界市场。但是另一方面，这里又并不存在一个市场自由竞争的浪漫主义景象。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在更大程度上又是由经济强势国家的少数大公司、大集团通过急剧的国际扩张强制性地加以实现的。

90年代中期后出现的西方大公司兼并、联合浪潮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构建超强规模的巨型跨国公司，一个是实施中长期的市场控制战略。1996年以后国际上大企业兼并、联合的交易额每年超过12000亿美元。现在全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已高达7万亿美元，占全世界GDP总额的28.3%，而全世界除了9个经济大国之外，其它180个国家每年的GDP总额只有6.9亿美元。这些巨无霸型跨国公司的空前扩张，都是以下一世纪的中长期市场控制为战略目标的。它们通过资本输出、金融贷借、产销合作等方法打破国家间的经济壁垒，积极主动地推进国际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许多重要的产业领域，由少数国际性大公司、大集团进行战略性筹划，一个产业发展全球化序列的国际分工构架正在静悄悄地形成：（1）新技术、新产品研制国，（2）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3）附近生产和加工装配国，（4）物与人的原材料供给国，（5）市场销售国。最终，哪一个国家都难以在这种产业发展全球化序列的国际分工构架之外寻求自己的发展利益。

在这种双重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一切经济开放国家仍然有机会通过比较利益机制追求最有利于自己的发展

实惠。但同时，落后的和弱势的经济开放国家也面临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没有重要的创新突破和发展突破，就很难在高层次的产业序列中同强势国家分享高额利润，而只能在产业发展全球化序列的较低层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且不得不长时间地忍耐这种国际分工的安排。

面对如此态势的国际经济环境，
中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了吗？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社会经济实力的增长成绩斐然。仅国内生产总值一项指标，从1978年到1997年按名义价格计算就增长了近20倍，总量已名列世界第七。这种历史的进步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以至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再愿意把中国放到发展中国家的名单上了。但与此同时，这种情况也常常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甚至会出现某种过分乐观的感觉。似乎中国已经跻身于经济强国之列了，已经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中成为足以同经济强势国家相抗衡的一极了。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21世纪将成为中国世纪”。然而大量事实表明，在西强东弱的世界格局中，中国还是处于经济弱势一方的国家，并在较长时间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地位。仅以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即使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中国要赶上美国1997年的水平仍需花费近28年的时间。如果从1997年算起，中国和美国每年分别以8%和4%的速度增长，后者赶上前者的总量水平则需要花费57年的时间。

那么中国经济的弱势究竟表现在那里呢？我认为两点是最为重要的。第一，人均资源要素占有率低和人口、就业人口压力之间的矛盾。无论是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还是钢、煤、原油等加工性资源，中国的人均占有率都是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的。而人口、就业的压力之大，又堪称当今世界之最。这种情况不仅给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带来一系列难题，而且使我们在如何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方面处于两难困境。为了进一步增强国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获得最大可能的发展利益，同时也为了防范某些经济强势国家和国家集团在政治、军事方面仗势欺人而陷于被动挨打地位，我们需要对一些事关战略全局的重要新技术、新产业和某些重要的军事战略部门进行大规模的集约性投入，需要积极地构造一批资本有机构成水平很高的现代产业。但是，这种资源倾斜度和资源集中度很高的经济活动，又很可能同缓解我国日益增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发生矛盾。在下一个世纪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接近15亿人口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关系民生问题的国民经济部门也极需要有一个全面、积极的发展，包括发展一大批能够大量容纳劳动力和资本有机构成处于中等层次的产业。这种情况，又势必对前者产生很大的资源制约作用，迫使中国只好调整自己的发展预期，包括放弃一些争强性的、高水准、高投入的战略发展项目，在长时间内实际上只能以中等水平的国家竞争力为追求目标。

中国经济弱势的第二点，仍然同我国人均资源要素占有率

低的问题相关。在人均资源要素占有率如此低水平的国力条件下，我们却长期维持着一个“两高、两低”的增长——发展模式，即高投入、高增长、低产出、低效益。中国每单位GDP产出的耗能率，常常要超过发达国家的若干倍。根据1997年第二次工业普查的资料，全国30万户独立核算企业的百元投入资本增殖率只有24%，发达国家通常为50%-60%，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为35%-40%。各方面资料数据都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在低效率下依赖大量耗费资源得以维持的。如果加上现在许多重要资源遭受深度破坏的情况，问题就更加严重。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这种“两高、两低”的增长——发展模式的惯性是相当强大的，在短期内采取任何改革措施都只能产生局部效应，不能期望出现根本性的改观。但是如果这种增长——发展模式任其维持下去，就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出现资源支持力明显递减的情况，甚至可能发生某些重要资源逐步趋向枯竭的风险。一旦出现这样的状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展的阶段就可能要接近尾声了。

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弱势，可以说是一种发展的“先天不足”。现在看来，问题的解决不会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办法。在这里，除了政府应当在广泛集中社会智慧的基础上早做谋划外，我认为可能更重要的问题是国民如何保持一种良好的发展心态。首先是力戒浮躁和急于求成的心态。经济是没有奇迹的。长期处于贫弱境遇之中的中国人，在迅速发展和初步富裕之后，很容易把已有的成果进行心理放大，把重树自己形象的过程看得过分容